

# 这十年，我的高兴事儿

□晚报记者 金月全 文/图

## 阅读提示

党的十六大以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我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，经济社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，综合实力大幅提升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。

十年奋进，弹指一挥间，周口大地已日新月异。回看十年，我们每一个人对巨大变化都有深刻体会。每一个人，都是这成就的参与者和见证者。

十年中，一定有一件事让你印象深刻和感到高兴，而这些高兴的事，背后其实都和这十年的巨大变化相关。“十年，我的高兴事”就是把不同年龄、不同行业、不同亲历者的心情和状态通过他们的讲述展现出来。

## 膝下儿孙成群，衣食无忧



方云亮

采访时间：11月8日  
采访地点：川汇区滨河中路7号  
楼方云亮家中  
口述者：方云亮（81岁）

我当兵20多年，1976年转业到地方后，干了一年多的建筑公司老板，就让一个有500多名员工的厂子“起死回生”。后相继在建委、经委、政法委和审计部门工作过。1994年，我从当时的周口地区周口市（即现在周口市川汇区）审计局退休。之后就开始享清福了。我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，各个都挺有出息的，大儿子一家在北京，其他3个子女都已各自上班、成家。

我和老伴都是苦难年代过来的人，年轻时吃过不少苦，现在社会进步了，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了。每天早上去菜市场，里面要啥有啥，以前只有过年才能吃几块肉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，现在少吃肉是为了身体健康。

要说10年里的高兴事，自己数都数不过来，那就说说让我最高兴的事吧！现在，我和老伴衣食无忧，生活虽然平淡，但每天儿孙绕膝还是让我们觉得很满足，也是我们最高兴的事。

先来说说我的大儿子吧，他很聪明，学习也很努力。1977年，他顺利考

上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电子技术学院，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，几年后娶了一个北京女孩为妻，他们在一起打拼事业，很快就买了房、有了孩子。另外3个子女也都很努力，现在都在我身边工作，并且都有自己幸福的家庭。

人们都说，膝下儿孙成群是人生在世最大的幸福，我现在就有泡在蜜罐子里的感觉。我的大孙子也很有出息，现在上海金融学院读大三；二孙子今年也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；还有我这个小孙女啊，我最疼爱她了，今年才上初中，但她学习很用功，还常常跟我通电话，天气冷了还提醒我加衣服，你说她是不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啊！

最近十年，每年的五一、端午、中秋、国庆，儿子、儿媳妇和女儿带着孙辈们回到我家的时候，就是我和老伴最高兴的时候，我总会留他们在我家住上几天，我们一起吃饭、看电视、逛公园，别提有多幸福了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从2008年春节开始，我们学会“赶时髦”了，全家14口人旅游过春节，现已相继在广州、海南等地过了4个春节了，今年打算去厦门过呢！

现在有老伴、儿媳、闺女和孙辈们陪着我，我的晚年生活无比的甜蜜和幸福！

## 孩子们成才是我最大的快乐



采访时间：11月10日  
采访地点：川汇区建设大道昌隆御景苑小区  
口述者：叶孝良（30岁）

记得梁启超在《少年中国说》中有一段话：“今日之责任，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

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则国进步，少年胜于欧洲，则国胜于欧洲，少年雄于地球，则国雄于地球。”而教师就是中国少年希望的托起者……所以我认为教师是天下最神圣的职业。今生注定我和教师结缘。在参加完高考后，我填报的志愿是周口师范

学院，大学毕业后又选择进入学校当一名人民教师。现在，我的妻子也是一名教师。

这十年来，作为一名教师，我觉得孩子们成才，是我最大的快乐！

2006年7月份，我大学毕业后进入淮阳县第一高级中学任教，负

责高二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。在2008年高考中，100多名学生参加高考，65%以上的学生均如愿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……在周口市2011年市直事业单位招聘中，我被市体育运动学校录用。虽然工作单位换了，岗位也暂时调整了，但是我还是深爱着求学的孩子们……今后也将继续从事教师职业。

今年9月份的一天，我在市区工农路一家银行办理银行卡期间，一位女员工主动和我打招呼，喊我叶老师。我抬头一看，原来她是我2008年亲手送走的高中毕业生刘佳佳。没想到，4年之后她已成为一名银行工作人员……

从银行出来，我思绪万千，想想自己当年送走的学生如今个个都已参加工作，并在各岗位干得很有起色。我想，这些孩子的成长，不正是对我当年付出的一种肯定吗？

## 会说普通话了，真好！



采访时间：11月8日  
采访地点：川汇区太昊路星龙华缘小区  
口述者：范小静（26岁）

这十年来，我最开心的事就是，取得了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，且被确认为二级甲等。

至今还记得，2009年6月1日那天，当我拿到普通话等级证书时，把上面的字看了又看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因为自己的普通话水平终于得到专业机构的认可了。

1999年，我从沈丘县一个小村庄转学到山西省长治市树人学校，整天被种种不适应包围。身边的同学都讲一口流利且标准的普通话，而我一开口就是河南方言。交流时，同学们经常听不懂我的话，班上那些调皮的男孩子还故意学我说话，时常引来哄堂大笑，弄得我很尴尬，常常无地自容。

后来，我慢慢学会了隐藏自己，平时尽量做到不说话或者少说话。为了不让别的同学笑话，可以和他们站在同一个平台，我默默地开始了普通话学习。每遇一个生字，我都先问同学怎么读，怎么发音，慢慢地我逐渐掌握了一些发音规律，说起话来也不再是他们眼里的“阴阳怪气”了。

2005年，我上了大学，那里的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也有的同学不会说普通话，一如曾经的我。这时，我总尽量去听，尽量去理解，适应，并不厌其烦地给他们纠正发音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大学时，我们宿舍里的一个山西阳泉女孩和一个山西吕梁女孩，由于俩人地方口音重，经常分不清前后鼻音，“馄饨”二字经常念成“红盾”。在闲暇时间，我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给她们纠正。大学毕业前，我们都拿到了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，大家都很开心。

直到现在，我觉得，会说普通话了，真好！再也不用受人鄙视、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了。（下转A05版）

# 广告